

都市的冬

唯平詩集





作波新

冬的市都



3 0610 5826 3

先生爲題封面字，蒨風兄用批判的態度爲本書作序，新波幹青兆民松山諸兄在百忙中賜作木刻，路一兄給本書許多幫助，琳娜寒衣柳倩袁物曼晴流冰諸好友給我許多鼓勵，許多珍貴的意見，作者在這兒特別致謝！

848
112-2-15
2

序

蒲風

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
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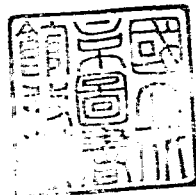
——燈塔守者

拿這麼樣的一種精神來爲人生歌唱，寫出「人生的歌」等詩篇，在詩壇上雖然不是空前，却也無能否認，這是近年來的新詩歌的簇新的姿態。彙集了頻年的努力，選而成集，使我們對懷抱這麼一種精神的詩人，能够作一比較具體的研究與了解；「都市的冬」的出版，就在這一點上也够得上我們的歡欣。

從遙遠的故國，飛來了「都市的冬」的雛態，我便燃起了熱的心懷。我想，不，我簡直忍不住，我要說一些話。我的話語，按着我的

— 1 —

113949



本性，要毫不客氣的寫在紙面上。於是，在百忙中我執起了筆。

.....

正如書名之所示——「都市的冬」，都市的冬天，必然展開了寒冷，飢餓以及一切恐怖的場面。而跟着都市的進化，又必然使我們聯想到崩潰中的農村方面，在亞平的詩裏，可以說，這兩方面都有了相當的反映。雖然，如果說亞平在正面的描寫偉大的都市，我倒覺得不如說他是側重在刻畫農村的破碎。作為亞平的詩歌的內容的，有「隆」「嘩隆」的機聲（南北樓），有「紡紗室裏」的寫照，也有反對帝國主義的搶奪殖民地的戰爭的描摹；但，更多的却是蒙到了時代運命的可憐的，除了奮鬥便只好歿亡的一方面。

亞平眼裏的都市，只由於「冬」，自然會使我們聯想到「春」。他嘲笑帝國主義的分贓式下的和平（和平之神），但是，他更了解為

着「生」，過着集團生活的人們必得走上前線。不論有不少地方使我們感到蛇足，亞平的認識，總是配合了偉大的時代的呵！

這一方面的詩，「都市的冬」一首失於柔弱（雖然，牠使我感到輕快），而「南北樓」「一鍋牛肉」都極使我感到長處。

另一方面，出現在亞平筆下的。有押了田地和宅子的「逃難」者（逃難）；有「死亡線上」（頁一七）的母和子（逃荒者，三等車裏）；有「賣茶人」（頁一〇二）；有「大車夫」（頁一〇六）；有歌女（兩歌女）；有「女縫工」（頁八八）；也有「被上帝遺棄的孩子」（孩子們）們。……直簡接都關連到農村的破碎。這些，被反映出的正是如我們所熟悉的荒涼，零落，離亂的現象。（參農村的春天，恐怖之夜，新年等。）

上面說過，亞平的認識是配合了偉大的時代；這認識，不消說是

透澈大衆的根性。亞平的筆下雖然都是逆運的人們，但這些逆運的人們却總有生的渴望，總表示出了農民本性的頑強。「爲了生活的又一個開始，他們在絕望裏撐起未來的希望」（新年頁六六）的——這是在亞平的詩裏極值得一提的地方。

正因爲亞平的詩歌多側重這一方，我總覺得這一方面在他也較有成就。集中，恐怖之夜、燈塔守者、時代的棄兒、兩歌女、孩子的疑問、賣茶人、生活的鞭子……都是難得的東西。不過，作爲農村風俗的敘述說來，開花不能否認的是一個頗可以的表述。逃難把破剝削的農民的現况作了一個活映；大沽口更假老人的口，道出了可慨嘆的今與昔；這些，也都值得我們去充分欣賞。

很明顯的，亞平沒有像其他的詩人那般的注意到修飾方面。但是有些却也相當的顧及了朗讀一方。逃難雖是平淡的敘述，讀下去也頗

覺流暢。像兩歌女裏，我們找得到更多如下的爽利的聲音：

盡情的唱吧，

盡情的舞吧，

用生命的靈機換取別人的喝采，

用青春的嫵媚卜得餬口的食糧。

只是——

莫要憶起田野的草色，

莫要憶起美麗的家鄉，

莫要憶起兒時的伙伴，

莫要憶起慈和的爹娘！

這一切，

都讓他去罷，讓他去罷！

——頁七九—八〇

尤其便以歌唱的，那是「鐵道夫之歌」和「煤夫的歌」。這簡直就是大衆的歌調的歌唱。不過，我到底覺得說亞平擅於歌唱，不如說他是善於描述。同時，互相因果的，那就是不能免的情感方面的有時會有點疎鬆。像「大沽口」，上半段便有點澀。假如今後亞平更能用這些上述的優點，更大的成功自然可以預期。

正因為亞平長於描述，空虛的吶喊式的抒情是很少的。但「黃浦江」却不能否認的是感情的奔放。不像詩人想像中的神秘，美麗，他看見了「朦朧的月兒，照出了，無數的骷髏困睡在岸上」；他在唱着：

黃浦江！黃浦江！

你不是閑人所愛想的，那末清淨，涼爽！

腥臭的晚風，捲起了，噪雜的聲響在灘頭飄蕩。

此外，我覺得亞平在問話或對話詩方面極有成就。「孩子的疑問」裏，小孩子的神氣逼現着；「時代的棄兒」裏，把現實更有確切的描摹。比起徐志摩的土話詩來，無疑，亞平是佔在上風。說不定，將來亞平可以在劇詩方面得到好的進展。

不過，有一個地方亞平不能不充分注意。那就是上面提過的蛇足處，在平直的敘述，表現裏，驟然在尾巴上躍出不自然的結論。「孩子的疑問」和「時代的棄兒」之所以優美，是因為牠們各各被顯現了真實；反之，在「紡紗室裏」，輕易便會引起人們的惡感，但是，若能深刻的通過現實，把要求按着現實出發，不急於作突然飛躍的結論，那又無須疑義，當會產生出更完善的詩篇。

.....

寫到這裏，我覺得可以收住了。

但是，對於亞平，我猶有最後的希冀：

「九一八」（一九三一）「一二八」（一九三二）以後，詩壇充滿了復興的聲浪，在這復興的潮流中，唯美頹廢的顯然業已崩潰了。

「都市的冬」正是這場合下的產物，所以它要佔一個重要的地位。而我更熱烈的盼望這一個具有雄渾天資的詩人，會拿出獻給詩界的光明的毅力來，接着出版第二、第三……詩集，用事實來答覆所謂復興期。

一九三五年五月四日於東京。

序詩

我生長在農家，

慈母懷裏渡過童年；

家鄉是一幅美畫，

綠色田園笑對着晴天。

我在夕陽下刈過野草，

我在晨霞裏掐過花尖，●

我學爸爸弄過鋤頭，

我傍媽媽賞玩月圓。

生活賣了我底命運，
從那時就踏上征塵，
宛如火線的戰士，
在苦鬥裏企圖生存。

把足跡寄託給大地，
讓患難撕去了光陰，
燃燒着希望的烈火，
在苦甜裏消受青春。

記憶不忍再浮起家鄉，
家鄉已改變往日模樣；

思想在暗夜裏啓示去處，
那去處在明天的遠方。

旅心常縈繞愁顏的慈父，
夢魂怎能慰念兒的老娘，
縱詩筆能牽出心頭苦話；
恨無力挽回這人間饑荒。

一九三五，五，一日：

●棉花長到相當高度，就掐去頂尖，俗名「掐花尖。」

目次

蒲序·····

序詩·····

亂離的歌

逃難·····

大江上·····

逃荒者·····

死亡線上·····

三等車裏·····

都市的歌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二

一

一

一

夜的歌

都市的冬.....	二一
和平之神.....	二三
黃浦江.....	二六
孩子的疑問.....	二八
一鍋牛肉.....	三一
紡紗室裏.....	三七
南北樓.....	四〇
西湖的夜.....	四九
青島的夜.....	五二

上海的夜.....五五

夜的期待者.....五七

農村的歌

農村的春天.....五九

恐怖之夜.....六一

新年.....六四

閨花.....六七

人生的歌

兩歌女.....七七

燈塔守者.....八二

鐵道夫之歌	八四
女縫工	八八
時代的棄兒	九〇
巒峯叢林裏的勞工聲	九三
煤夫的歌	九五
印刷者	九八
汽碾夫	一〇〇
賣茶人	一〇二
孩子們	一〇四
大車夫	一〇六
生活的鞭子	一一〇

暴風雨的歌

大活口……………一一五

木刻插圖

都市的冬……………新波

奔向何去……………幹青

逃難……………新波

大江上……………幹青

都市的冬……………兆民

南北樓……………兆民

兩歌女……………松山

生活的鞭子..... 萧波

亂離的歌



作青幹

去何向奔

逃 難

北風吹落了斜陽，

殘照掛在鬧樓角上；

炊煙平蕩着

漫過了街心，車站；

吻着剝落的木圍牆。

老頭兒在前

挑着兩個破舊行囊，

佝偻着背脊——像對蝦，

白髮上凝聚着長途的風霜

老婆子喘吁吁地

手裏扯着八歲的孫兒
瘦削的不像人兒樣。

最後走着的

二十來歲的少婦，

低着頭

怯生生地

拍着剛滿周歲的幼兒；

來往的行人，

立刻投來了奇異的眼光。

小孩子們跟着笑，

黃狗兒汪汪的狂吠，

電燈也放出了嘲笑的光芒



作波新

難 逃

他們看了這些異鄉的景象，
更加了內心裏的淒涼。
飢餓迫他們把擔子放下了，
疲乏逼他們停住脚步，
在這來往的人羣裏，
開始了討乞的勾當。

電燈亮了，

昇平茶園門的前——

湧進湧出的是人的洪流；

「先生！可憐逃難人罷！」

公爹吐出顫抖的哀求，

伸着乾枯的手；

「大爺！可憐沒飯吃的孩子罷！」
婆母也哀叫了，——連串的老淚
從眼角裏迸流。

眼看着——

穿大氅的先生，

穿皮袍的老爺，

穿洋服的哥兒，

穿長袍的小姐，

還有穿斗篷的孩子，

還有……

還有……

都走進去了，

都走出來了，

誰把我們睬？

誰把我們憐？

誰能聽到這苦苦的哀求？

祇有，

祇有，

凍雲塊子在天空擠着，

寒風在耳墜子上亂吼。

討乞吧，

實在喊不出口；

不吧——怕又

失去這很好的時候。

手拍着胸膛，

想鼓起自家的勇氣；

舉起了被襖袖，

想掩盡一臉的羞。

咳咳——

爲什麼這麼怯懦？

爲什麼這麼無用？

爲什麼不能喊出口？

不值錢的淚啊，

却是誰叫你流？

誰叫你流？

.....

肚裏忽然打了一個咕嚕，

冷風一陣吹來，

半句話逼出來了：

「大叔呀！你……」

人家走過去了，

也沒回回頭。

羞！羞！羞！

醜！醜！醜！

這滋味兒，

還不如在家餓着好受！

還不如在家餓着好受！

人散了，
黑漆漆地夜幕裏，
閃着幾隻稀疏的寒燈；
在這木柵欄牆外，
躲着鬼般的幾個人影。
他們底淚，
流進自己的肝腸，
他們底心，
一陣一陣的絞痛。
孩子凍僵了，
幼兒餓哭了，

沒法止住公爹的哀歎，
沒法勸住婆母的呻吟。

「出去吧！出去吧！」

出去就有飯吃啦！」

「走吧！走吧！」

大地方能養活窮人！」

這些美麗的希望啊，

如今都成了一場夢，

一場空………

「狠心的張三爺，

你爲甚麼討債那麼兇？

押了田地，

押了宅子，

逼走了他，

要不然怎麼把掩們

飄到天邊來送命？

.....

.....

鳴……鳴……

汽笛尖利的叫了，

從苦憶裏喚回她底性靈。

夜更深了，

風更冷了，

「走罷——走罷！」

找住處去罷！」

他們站起來，

打了幾個寒噤，

拉起了孩子，

挑起了行囊，

慢慢地消失在黑暗裏了。

一九三四，六月，十五，於渤海之濱。

大江上

混濁的波浪，

載了晚霞飄過大江，

熱辣辣的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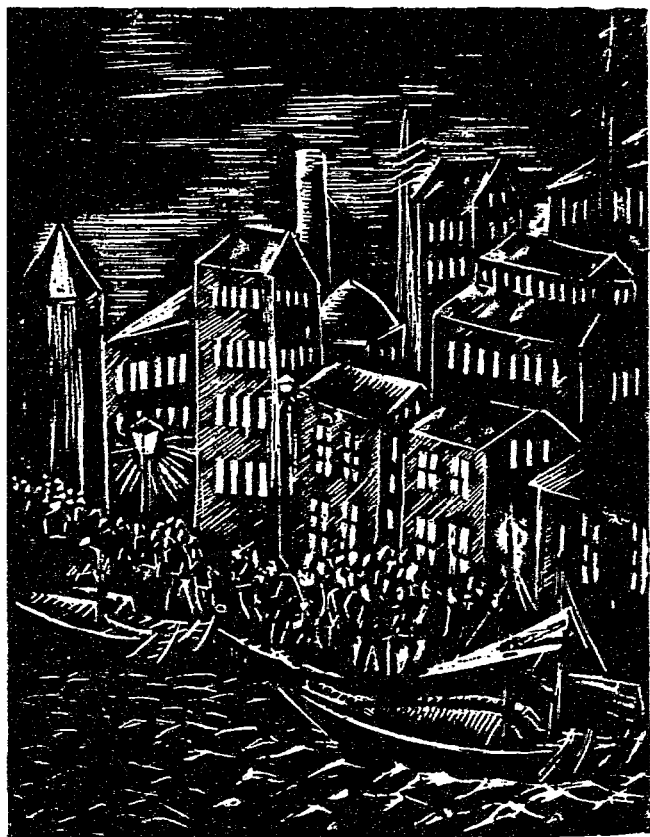
吹着他碎落的心腸。

疲倦摔去了一身的力量，

什麼美夢也不敢再想，

開封，徐州……都跑遍了，

南京更找不到噉飯的地方。



作青幹

上江大

播音機在樓頭高唱，

萬點燈光照着美麗的大江，

一羣餓人走過去了，

小包袱搭在瘦削的肩上。

「窮人比富人多了，

那裏都是一樣……」

石欄杆在波濤聲裏搖震，

好像馱不住中原的飢荒。

一九三四，七月，於南京。

逃荒者

惡狠狠的目光，

齊射在她的淚眼上；

孩子嚇哭了，小黑手

緊扯着媽媽的衣裳。

她一聲淚一聲爺的哀求着。

「俺沒一個錢啦，快餓死！」

「餓死也要打票呀！」

木棒晃在她的頭頂上。

「交站長！」大家一聲呵，
把她母子拖進去了。

月臺死沈沈地……
斜陽慘淡的吻着柵牆。

一九三四，七月，於津浦之某站。

死亡線上

抱着垂死的幼兒，

眉間愁起一個疙瘩，

爲了分得一些賑米，

苦苦地在人羣裏掙扎。

「來遲了，賑米放完啦！」

比霹靂還響的一聲

震入她的耳鼓裏，

淚珠子，迸落到雙頰。

「回去吧！」悲哀刺着心，

北風打着她蓬亂的頭髮。

這些輾轉在死亡線上的人們，

說不定甚時就要掉下！

一九三四，冬，於膠州灣。

三等車裏

那婦人忽然向車角裏倒下去了，
慘白的臉像一張陳久年代的白紙，
顫抖的嘴唇說明她內心的病苦。

十來歲的孩子撲在她身上，

「媽媽！媽媽！」恐怖地呼叫着，

呼叫着，——這聲音驚動了

整個三等車裏的乘客。

旁邊穿綢衫的都挪開座位，

兩個闊小姐忙掩住了鼻息。

婦人的掙扎，孩子的哭喊，

緊張了全車廂裡空氣。

看車夫慌張吆喝着：

「虎列拉！虎列拉！」

婦人滾落在地板上，

白眼仁翻出死的恐怖；

孩子哀哭着喊媽媽，

婦人靜靜地不再掙扎。

乘客們都有些怕，——

怕什麼？誰也不知道……

這兒沒有同情，沒有憐憫，

祇有你兒子是你真的安慰者，

他的小心靈與你的心靈溶成一個了。

你流浪的窮婦人啊！

你再有什麼妄想，

逃到那裏也有災殃，

死去罷，

死去罷，

靜靜地死去罷！

留下貧窮永遠跟着你兒子，

讓生存使你兒子掙扎，奮鬥罷！

——引擎唱着悲壯哀歌，

轟轟列車在地面遁逃，

車箱裡却播出斷續的斷續的

生命的戰慄，生命的呼號！

一九三四，寫於津浦車上。

都市的歌



作民兆

冬的市都

都市的冬

月兒還沒有升起，

寒風吹來夕暮的影，

灰煙，一重重，漫過了

街心，瓦房，西式的樓頂。

褪了色的幌子垂在門前，

警察的臉縮進了皮大領，

佈告牌上模糊的字跡：

（整理市政，恢復繁榮。）

積雪還沒有融完，

冷，馬路上冷清清地，

枯葉在秃枝上顫抖，

低訴着：「來了！都市的冬！」

一九三四，十二月，青島。

和平之神

和平之神展開了愛的翅膀，

高高地，靜靜地立在黃浦江邊，

她不管黃浦江的水是怎樣混濁，

也不管黃浦灘有多少飢餓的人流浪，

她只把慈和的溫柔的眼睛望着蒼天。

和平之神展開了清清歌喉，

靜靜地，輕輕地散佈着和平福音，

她聽不見黃浦江怎樣翻着白浪，

也聽不見兩岸有多少病苦的人們呻吟，

她只把無力的柔和的歌聲散佈在空間。

和平之神合起了慈悲的雙手，

虔誠地，默默地對上帝祝禱，

她不管黃浦江上怎樣的動起槍礮，

也不管人死了幾多？血流了多少？

她只把空虛的信心向上帝求饒。

和平之神綻開了和平的微笑，

她自豪地，自信地是勝利了，

但——真理在那裏？和平在那裏？

（萬萬不平在人間，二次大戰又將演。）

去罷！去罷！到天上去罷！人間不需要
你這怯懦的冒牌的和平者了！

一九三四，七月，於上海：

黃浦江

黃浦江！黃浦江！

你不是詩人所想像的，那末神祕，美麗！

混濁的波浪，拖載了，污穢的垃圾向江心流去。

黃浦江！黃浦江！

你不是文人所描寫的，那末可歌，可唱！

朦朧的月兒，照出了，無數的骷髏困睡在岸上。

黃浦江！黃浦江！

你不是閩人所愛想的，那末清淨，涼爽！

腥臭的晚風，捲起了，噪雜的聲響在灘頭飄蕩。

黃浦江！黃浦江！

你不是聖人所讚揚的，那末仁慈，和平！

洶湧的波濤，浮載着，槍斃的血腥向江心流動。

一九三四，八月，寫於上海。

孩子的疑問

爸爸：

塘沽車站不是中國地嗎，

爲什麼日本兵來站崗？

那天，他踢小郭的屁股，

今天，他拿槍對我瞄準着，

多麼利害呀！——爸爸。

爸爸：

候車室裏怎麼也有日本兵呢？

爲什麼他們要檢查旅客？

那天扭去了一個中國人，
說他有嫌疑，是漢奸，
什麼是漢奸呀？——爸爸！

爸爸：

火車不是中國人的火車嗎，
爲什麼日本兵隨便坐呢？
我見他們上去十幾個，
都沒有車票，還拿着槍，
爲什麼他們能這樣呀？——爸爸。

爸爸：

爲什麼日本兵老欺侮我們呢？

人都說東三省叫他們搶去了，

還要佔塘沽，佔天津，……是真的嗎？

大五說：「小日本真該打倒了！」

誰去打倒小日本呀！——爸爸？

一九三三，冬，塘沽：

一鍋牛肉

綠樹紅石的山岡，

幾尊鏽了的巨炮，

緊對着膠州灣的大浪。

這是德國人的建築，

幾十年的設計，說是

要對付野心的日本，

還想稱雄太平洋。

大戰起了，

炮火摧毀了德人的夢想，

焚燬了炮台，上面另換了一面大旗，

——那旗上是紅色的太陽。

今天我來此瞻仰，

淒涼啊！殘缺的兵房，

落葉塞滿了炮腔。

老頭兒拉開鐵門，

黑洞洞看不見手掌，

小蠟燭做了引燈，

摸索着走進機房。

陰森的冷氣撲在臉上，

「不要怕呀！先生！我把

這些事兒對你細講：」

「這都是德國人造的，

七年工夫，每天一千個工，

我也整整幹了五年，

等到落成的時候，

德國人慶祝的發了狂。

你看，這是運子彈的鋼軌，

壞機車一輛；

這是兵住的房子，子藥庫，

站岡的地方……：

堅實極啦，方便極啦，

都是洋灰砸成的厚牆。

在這兒放炮，轉動機輪子，

能打四面八方；

你看這是傷兵醫院，不曉得

死了多少人呢？血跡還黏在牆上。

小蠟燭在幽暗裏搖晃，

他滔滔講着，又走進炮兵的廚房。

「先生！瞧這些鋼鍋吧！

當時東洋兵船打進來了，

他們正煮着「一鍋牛肉」，

沒顧得吃就退出了山岡。

真傢伙！黑煙飛滿海上，
炮彈爆炸了，比雷還響，
幸虧我躲進地道裏，
才沒有同歸死亡。
現在歸還中國了，你看
壞的多麼不像樣。」

出了黑暗的地道，
秋風已吹落了斜陽；
心有些顫抖，身上冷冷地，
却湧起無限感想；
「那一鍋牛肉啊！

是什麼滋味？

德國兵預備吃，

日本兵也要來搶。

啊啊！我明白了，明白了，

帝國主義者的眼裏，

把世界

把人類

原都當做「一鍋牛肉」哪！

一九三四，十月，於膠州灣：

紡紗室裏

永遠照不到一線慈和的陽光，
也吹不進一絲涼爽的风兒，
千百隻手把住了千百輛紡車，
在灰暗石室裏競速的旋動。

兩隻眼把定了手裏的細線，
一個心黏住了自己的工作，
紡車楞楞地唱着自然的音樂，
綿纖維像柳絮在頭上飛繞。

過度工作弄成了駝背駝腰，
惡濁空氣損傷了呼吸勻和，
慘白臉上找不出一絲兒歡笑，
青春眼裏喪掉了晶穎的光波，

心裏惦記着「扣薪革職」，
肺病蠶食了生命的健康，
就這樣輾轉在生活的輪下，
一年三百六十日苦苦地挨着時光。

可喜的是大家的心兒結成一個，
在困苦鬥爭裏同求解脫，

怕什麼？怕什麼？人多力量大，
去罷！衝破鐵門奪取更好的生活。

一九三四，七月，寫於天津。

南北樓

走進了南樓，

黑洞洞看不清雙手。

嘩隆！嘩隆！

嘩隆！嘩隆！

機輪怪叫着，

幾隻小電燭在熱氣裏發抖，

兩個油垢黑臉的弟兄，

不敢眨眼的注視飛動輪軸。

小鐵窗

射進幾線陽光，



作 民 兆

樓 北 南

灰暗中三個鋼塔——像似吞人魔鬼，

蒸發着碳酸化鈉，

臭氣鐵腥油膩味，

毒蝕了心肺

炙焦了面皮，

一年三百六十日，

得不到痛快的呼吸。

弟兄們小心着眼前飛輪，

把定了牆上電表，

那溫度要恰到好處——不太低也不太高，

要不然就得出事兒，

「汽管爆炸了，

性命都不保。

那一次爆炸了二號汽管，

炸碎了老黃的腦殼，

炸爛了老李雙眼。

又一次新來一個弟兄，

不小心滾進了刀絞，

飛輪把他碾成肉條，

更搭上他妻一條命，

吊死在工人室門前，

.....

這些事兒一點不算新鮮，

一年總得來上幾回，

老三，老八……誰不是死在這樓上？

今天活鮮鮮的人兒，

明兒就許是個死屍，

爲了生活誰還能夠顧到死，

死了也比餓着強。

半空中有一個天梯，

從這兒可以爬上北樓。

北樓裏有兩座鋼塔，

從底屋直通上十層樓頂，

無數熱汽管子，

冷氣管子，

交織在樓的一層，二層，三層……：

灰石一車車傾入熔爐，

熔爐像怪獸呼嘯——

要吞進這些勞苦弟兄。

這兒見不到太陽，

看不到月亮，

吹不到春風，

望不到白雲，

只是——吸着臭氣，

晝夜的伴着飛輪。

血汗呀！

能力呀！

生命呀，

都漸漸在機聲裏消磨盡。

看罷——

招來時誰不是紅臉壯漢，
到後來都變成慘白鬼臉。

一個個弟兄在這裏老去死去，

一批批青年又繼續招進廠來，

就這樣造成了偉大生產，

一晝夜能製出一百二十噸純鹼，

聽說這純鹼賣到了東京，

賣到了南洋，

還載上英美的輪船，

但是呀——

這利潤被資本家奪去了，

奪去了，一些兒也不能歸咱！

有時還對弟兄們演講：

「要不是爲着大家福利，

「這驗廠早想關門了……」

「呸！

你們那裏懂得機器？

甚時出過些許力？

只會在麻將上過日子，

和騷女人說情話，

怎配再來花言巧語！

豬仔們！

滾開！滾開！

再不信那欺騙政策！

南樓呀！北樓！

是資本家搾取我們底囚獄，

潔驗呀純驗！

是弟兄們底生命換來！

便那新式的生產機器也

成了資本家的剝削工具！

一九三四，春，於塘沽：

夜
的
歌

西湖的夜

沒有月，

沒有一顆星，

湖水愈顯得溫柔了，

款乃，款乃，輕輕的橈聲，

一點點紅燈，在水上滑行，

像螢火飛舞天空。

沒有月，

沒有一絲風，

湖水愈顯得平靜了，

翩翩，珊瑚，衣冠的遊人，
一個個臉上，掛着輕快的影，
像蝴蝶飛舞天空。

沒有月，

沒有一點光明，

湖水愈顯得昏暗了，

吱吱，吱吱，蝙蝠的飛鳴，

一顆顆綠樹，看不見他的影，

像魔鬼望着夜空。

西湖的夜呀，

西湖的夜呀，

沒有月，沒有星，

沒有一絲風，沒有一點光明，

——溫柔，平靜，昏暗——

但悶人的，炙人的熱氣裏，

也許孕育着大風雨呢。

一九三四，七月，於西子湖畔：

青島的夜

美呀！美呀！

青島的夜：

朦朧的星，朦朧的月，

朦朧的燈火，照着

朦朧的山色。

美呀！美呀！

青島的夜：

靜穆的天空，吹起靜穆的風，

靜穆的風盤旋在

靜穆的山峯。

美呀！美呀！

青島的夜：

高樓裏透出紅燈，

燈光照着山坡的樹影，

樹影裏放出斷續的蛩聲。

美呀！美呀！

青島的夜：

海上掠過一陣波聲，

這波聲捲着鋼琴的雅奏，

士女的歌喉，輕散在
美麗的夜空。

一九三四，九月之末：

上海的夜

天空像深閨哀吟的孀婦，

擺一幅暗淡苦臉，

把淚水灑在矮矮土房，高高樓頂，

淋溼了灰色馬路，高高煙囪，

一切都沈溺在夜幕裏，

浸浴著濛濛細雨。

江岸上，外國碼頭，

高聳起點點電燭，

像閃爍星火，

米字格，藍白紅，太陽旗，
在風雨裏搖晃着，搖晃着。

市上靜下去了，

跳舞廳也息了燈亮。

人間的罪惡，生活的慘苦，

都在黑暗裏滋長着，蔓延着。

自鳴鐘沈重的敲了一點，

她像是期待着上海的天明。

一九三四，八，寫於上海。

夜的期待者

粉紅色的燈光，

照着她花簇簇的衣裳。

倚住「太平樓」的門口，

把媚笑投到行人的臉上。

「來々又！來々又！」操着笨訥的

中國話，向行人目招；

「亡國奴！高麗姑娘……」

回答的是聽不懂的嘲笑。

夜從馬路上靜下去了，

冷風在電線上打哨。

拖着木屐子走回門裏，

創傷的心，交織着無限愁恨，煩惱！

一九三四，十一，青島：

農村的歌

農村的春天

太陽吐出明媚的光芒，

萬物從春風裏蘇醒，

這兒，一切景色和往日一樣呢，

爲什麼沈悶的叫人心痛？

黃狗兒那裏去了，鷄也不鳴，

水桶埋在泥裡，草在敗垣上叢生，

場園裏不見孩子們嬉戲了，

柳絲下斷絕了牛羊蹤影。

池水又綠了，美麗的

波紋再沒有鴨兒涵泳；

祇那似雪的柳絮，滿天亂飄，

破簷下，家雀無力的哀鳴。

田間也冷落了，塵砂掩沒了畦徑，

阡陌裏，螻蛄自由的挖掘穴洞；

縱有婦孺驅着瘦牛春耕，

但租稅的苛繁，使他們不敢望秋日的收成。

一九三五春，於某鄉村：

恐怖之夜

冷風從敗垣上吹來，

暗淡的星光，照上草棚，

她抱着餓癯的幼兒，

手扒着窗櫺諦聽：

拍！拍拍拍——

前街槍聲又響了。

狗不吠，雞也不敢鳴，

吱——吱——吱——

彈丸戰慄的穿過長空。

槍聲住了，

汪汪汪！一陣狗吠，
夾雜着婦人的哭聲。

突然的，短垣外——

跳過一個人影，

她曉得那是孩子的爸，

被債，逼瘋了的劉青。

「你還沒睡嗎？天很冷。」

「睡，怎睡着？俺害怕你

幹那勾當，雖然是爲了餓，窮。」

「那有什麼辦法？不這樣，

你休想和他們借到一粒半升！」

「萬一叫人家認識了你，

抓進官裏去，——送命！」

「送命？×縣還不是剛打了官廳，

窮人太多丁，認識——也不敢報警！」

.....

黑雲奪去了天上的星輝，

房簷上嘩嘩地響着風鈴；

他握着手槍睡下了，

恐怖的心，渴待着東方的天明。

一九三五年之前夜。

新年

新年並沒有新鮮氣象，

苦笑掛在每個人的臉上。

大紅春聯不再表示吉慶，

黃天紙也不再啓示吉祥。

紗燈不見了，街路沒人掃，

寂寞裏透出幾聲爆響，

那聲音驅不去現實的窮困，

牠却帶來了驚心的荒涼。

街上聽不見祝福賀年的喧嚷，
門前，看不見衣裙簇新的女郎，
這景象真沈悶的叫人心痛，
老了的鞦韆架，蜘蛛也結上網。

祇那區公所の揭示牌還熱鬧些，
貼滿許多帶大紅印鑑的紙張，
那上面有一些新鮮字跡：

（奉省府急令，限期交納上芒錢糧。）

新年並沒有新鮮氣象，
悲哀札在每個人的心上，

爲了生活的又一個開始，
他們在絕望裏撐起未來的希望。

一九三五之春：

園花 ●

—— 廢 墟 曲 ——

太陽從凍雲裏透出光芒，
枯草頂着夜來的寒霜；
風從曠野掃過，
黃葉馱着淒涼，
在寥廓的天空裏飛翔。
綠網樣的菜畦，
雪白的蕎麥，
都被他們收割走了，
田野消失了往日的裝璜。

祇剩下一片一片的草棉，

在冷風裏開放，

一羣古怪的邨婦，

繫着藍布包袱，穿着破爛衣裳，

頭髮蓬亂了，

心兒打顫了，

枯瘦肚皮，怎耐着冷風鼓盪，

眼裏迸出了火花，

儘向這棉田裏張望。

誰曉得什麼東西，

鼓起了王大娘的勇氣，

冒然的摘了幾朵棉花，

就奪去了包袱，

噴出了連串的辱罵，

撕壞了她單薄的衣裳，

這苦痛，這羞辱，這憤恨，

擊碎了她纖弱的心，

掀起了這整個一羣的同情，

懷着無限的怒火，

走回古老的村莊。

炊煙在暮靄裏飛騰，

房簷上掛了夕陽的殘紅；

風冷冷地，冷冷地，

吹進了小巷，

打着稀疏的窗櫺。

寒冬來了，

威脅着每個窮人的心靈，

媽媽縫着一條襪棉襖，

姊姊正洗刷着盪裏的殘羹，

爸爸嚼着木杆烟袋，

像有多少說不出的事兒，

緊緊的抓着眉鋒。

屋裏靜靜地，

烟霧在面前繚繞着，

「鏗！鏗！鏗鏗！」

外面忽然撞响了鐵鐘，

「闕花去！闕花去！」

一陣暴亂的吶喊，

夾着雜亂的脚步，

他們都跑出去了，

齊向三觀廟前集攏。

王大娘高聲喊着，

禿伯伯背着大筐，

四喜子也在人羣裏亂衝。

「闕花去！闕花去！」

「闕！闕！」

憤怒的火焰從口裏迸出了：

「走罷！走罷！」

「閑呀！閑呀！」

大路上滾起了塵沙，

每個草房都在浮動；

這人的洪流，

向田壩湧進了。

初冬的晚風掠過田壩，

月兒放射着銀樣的光華；

冷清清夜幕裏，

晃動着一片一片的棉花。

幾個矬矬的人影，

都帶着應手的傢伙，

——長槍，鐵鈹，半截挺，

不息的奔竄着，

打着胡哨，

像一羣臨陣的戰馬。

忽然攢出黑鴉鴉的人羣，

爆炸了狂亂的喧嘩，

但他們都站住了，站住了

誰也不哼一句話，

月色照着飢餓的臉龐，

冷風吹着蓬亂的頭髮，

孩子在娘懷裏凍哭了，

誰在喚哥哥，誰在叫爸爸，
飢餓在他們的血液裏亂爬。

「開！」

一聲霹靂，

畏怯飛跑了，狂亂的闖進棉田，

掙着桃子，抹索着棉花，

腳手的忙亂，噪雜的毆罵，

沖出了嚴肅的氛圍，

像狂風捲着落葉，颶風掃過汪洋，

彪漢子不見了，

拋開手裏的鐵鉞，

千百黑影在月下滾動，

鬥爭之火，成全了大家。

閏完了，

閏完了，

棉田裡狼藉着敗葉，

勝利的愉快在他們心裏打個鬆結。

大地就這樣靜下去了，

那寥廓的天上

月兒依然吐着銀樣的光華。

一九三四，冬，於渤海濱：

① 就是閏棉花，俗名閏花。

② 帶木把的大刀。

③ 用嘴用手吹出來的聲音。

人生的歌



松山作

雨歌女

兩歌女

落日奇暉，

染在電桿梢上。

在綢緞店門前，

站定兩個姑娘。

樸素的衣裙，

烏黑的髮辮，

濃濃的眉毛，圓臉龐。

輕擊起連花鼓，

小口裏迸出囀囀清唱，

妹妹耍着花棍，

飛舞着幫腔。

她們唱的是什麼呢？

是供人玩笑的故事，

是自己心弦的悽涼，

是無稽的往事，

是現實的災荒，

是時代的苦悶，

是人生的渺茫？

一聲聲，一句句，

抑揚的音標在冷清

空氣裏飄揚。

全沒有一點羞愧，

毫不免強。

艱苦經歷，

使她們長大膽量；

萬千嘲笑，

使她們忘記處女的嬌樣。

盡情的唱吧，

盡情的舞吧，

用生命的靈機換取別人的喝采，

用青春的嫵媚卜得糊口的食糧。

只是——

莫要憶起田野的草色，

莫要憶起美麗的家鄉，

莫要憶起兒時的伙伴，
莫要憶起慈和的爹娘！

這一切，

都讓他去罷，讓他去罷！

不是無情，

也不是狠心，

試看，命運更苦的：

有多少流浪都市，

有多少慘死異鄉，

有多少逼爲盜匪，

有多少忍痛做娼，

這並非命運裡註定，

也不是上帝耍的把戲，
這是少數人製造的災殃。

姑娘，你莫要畏怯，

且掀起蓮花鼓，

唱吧！唱吧！

在冷寂暗黑的夜裏，

讓激越的歌音，沁入宇宙的核心。

一九三五之春，於膠州灣：

燈塔守者

白鷗在夜幕裡睡熟了，

太平洋上沒有一絲帆影。

烏雲奪去了星月的光輝，

天空矗立着孤獨的塔燈。

遠處送來驚人的風嘯，

四圍喧騰着憤怒的濤聲。

在這曙色欲來的前夜，

我把生命獻給了光明。

一九三五，一，五，棧橋。

鐵道夫之歌

鏘鏘鏘！

叮叮叮！

白天做工汗滿身，

晚上馬房怪臭腥！

鏘鏘鏘！

叮叮叮！

鐵錘敲在鐵釘上，

鐵鏟剮上水門汀。

叮叮叮！

鏗鏘鏘！

道木壓得肩膀痛，
掄錘敲得骨頭酸。

鏗鏘鏘！

叮叮叮！

肚子餓得咕嚕叫，
汗水流到嘴唇邊。

鏗鏘鏘！

叮叮叮！

車上坐着胖熊狗，
俺們瘦得像獼猴。

叮叮叮！

鐺鐺鐺！

闖入坐車回家鄉，
俺們想家眼光光。

鐺鐺鐺！

叮叮叮！

俺們工作苦難當，
天天生活火邊上。

鏗鏘鏘！

叮叮叮！

世界文明我造成，
俺們臂力萬萬斤！

一九三三之冬，於北平：

女縫工

昏黃的燈光，

映在瘦削的臉上；

手把着熨斗，

熨平了別人的衣裳。

「縱然做到天亮，

也要成八十套軍裝。」

技師嚴厲的吩咐，

針刺着每個人的心房。

踏踏踏——踏踏踏——

針機的響聲更加緊張了，

忙煞千百隻手，眼——

疲勞的身旁堆起了美麗的衣裳。

一九三四之冬，青島：

時代的棄兒

小手上，血，淋淋的流着，

淚在眼眶裏噙着。

（老師！快給她上點藥罷！

這是她後娘用針扎的。）

（啊啊！太慘了！怎末用針扎？）

（她有四個媽媽，

親娘早死了，沒人可憐她；

昨夜裡，皮鞭抽了一頓，

「該死的！該死的！」還狠狠的罵她。）

（嗟呀！這後娘太利害啦！）

(利害！老師你不知道哪！

那天用燒紅的火箸子打她，

把皮肉都燙掉了，

你看！這兒有兩個黑疤。)

(哦，怎麼她爸爸也不管她？)

(她爸爸帶她四姨娘，

開到南方去打仗；

她生來十一年了，

她爸爸永沒給她說過一句話。)

(咳！別哭了，孩子！擦乾

你的眼淚，上課去罷！)

她却哭的更利害了，

淚珠滾落着，淹沒了雙頰。

一九三四冬，青島：

巒峯叢林裏的勞工聲

峯巒裏還有峯巒，

叢林中更有叢林，

寂靜的林峯深處，

迸出叮叮咚咚的勞工聲。

紅的瓦房，綠的樓頂，

長榭，迴廊，涼亭——

都是他們所造成。

黧背膀扛着石塊，

汗珠裏騰着熱氣，

耕牛般喘着，

機器樣出賣着體力。

遊人的休息所，

闊人的享樂地，

一處處在峰巒叢林裏建築起來了。

一九三四，七，西湖葛嶺：

煤夫的歌

沒有飽飯吃，

沒有睡眠床，

穿着煤黑破衣褲，

日夜工作在煤廠。

忍住心裏苦楚，

抖起兩個瘦膀，

拖着滿載大煤車，

皮套勒在骨肉上。

看看自家伙伴，
個個瘦成斑鳩樣，
只有兩眼圓炯炯，
逆來飢餓，憤恨的光芒。

想到雲花又要降，
誰的心裏不着慌？
縱然都有硬骨頭，
怎奈北風冰般涼！

吃着黑煤屑，
睡在煤堆旁，

整日整年苦工作，
整日整年受飢荒？

一九三四，十一，膠州灣。

印刷者

電燈晝夜的燃着，

屋裏永沒有見過太陽。

手，脚，眼睛，忙在機器上，

紙屑在腥臭空氣裏飛揚。

吞進白紙，吐出了黑字，

油墨，吮吸着我們的血漿。

不息地，飛輪軋軋的響，

力，跳動着，將，衝破工作室的厚牆。

一九三四冬，青島：

汽碾夫

突鏘——突鏘——突鏘——

汽碾在石子上滾着。

霜雪凍結在稀疎的鬍鬚上，

北風吹打着他無邊的氈帽；

身上吃盡了苦楚，

心裏却永也不感到疲勞。

黑手攪動了機輪，

香烟嫵嫵的飛昇；

眼看「這條路又碾平了，」
臉上湧出愉快的微笑。

突鏘——突鏘——突鏘——

這聲音，正年價響徹在都市的天空裡。

一九三四冬，青島：

賣茶人

街心裏，電燈多麼輝煌，

賣茶人的心裏是那樣的涼，

默默的對着粗瓷盃，大砂壺，

像一尊泥塑的偶像。

「喝吧！喝吧！不冷不熱大盃茶，」

粗高聲音沉沒在噪雜響聲裏，

汽車，人，跳動着，來往着，

誰來睬他？——塵土飄落在額角上。

深夜吞沒最後的一列電車，

濕風黏住街心裏的悽涼，

回去吧，他吃力晃着身子，

心裡想：「今天這樣，明天怎樣？」

一九三四夏，天津：

孩子們

沒有爸爸領着，

沒有媽媽跟着，

三個不滿十歲的孩子，

在垃圾堆裏亂尋亂搶。

和別的窮孩子一樣：

沒有遮身的衣褲，

黃臘般的皮膚，

先天就缺乏營養。

破麻袋搭在肩上，

找遍滿街的垃圾箱，

不怕風，不怕雨，單怕那

陽光，曬的禿瘡發癢。

這些被上帝遺棄的孩子，

把黃金似的童年都消逝了，

一個，兩個，千個……：：：：但，他們

却勇敢的生活——期待那更好的時光。

一九三四秋，膠州灣：

大車夫

生命從車輪下磨走了，

沈重的心裏再也泛不起

新鮮的希望。

一根小鞭

搖着秋天的寒霜，

冬天的白雪，

春天的和風，

夏天的太陽。

老騾子最是好伴當，

有時載量過重了，

牠雨般的流着老淚，

嚼着疲倦的汗涎：

「我們底生活一樣悲苦！」

油漆剝落的大車，

像一個沒有衣服的老太婆，

灰塵塗滿木縫，

滿身刻印着石子的創傷，

這正是啓示着我們底下場。

我們拿太陽做了鐘表，

每天伴着紅霞起來，

戴着暮色歸家，

心像一個古井的死水，

永不起歡快的浪花，

鐵黑的手上，

碰滿了無數的傷疤。

多麼平坦？多麼光滑呀？

新修成的柏油路，

那雖然用的是我們的力量，

但誰也無心享受，

也沒有叫人誇讚的妄想。

血汗呀

被士女的鞋底踏枯了；

生命呀

隨了汽油飛散了；

瞎老的黑騾象徵我們的命運，

沈重的心裏再也泛不起

新鮮的希望！

一九三四之夏，天津：

生活的鞭子

生活的鞭子，血淋淋地

打在我母子三人的身上，

在無邊無際的沙漠裏，

走罷！走罷！

像三隻弱小的羔羊：

找不到清風，

找不到清泉，

找不到安息的地方。

大哥被拉去了，

三個人的生活便失去靠山；



作波新

子鞭的活生

生活的鞭子沒情沒時打來了，
打來了；——不能死呀，不能死，
還得想方法去生活，去找飯。

英兒出去爲人挑炭，

早去晚歸，夜不眠，

磨破了雙腳，走遍了亂山，

扛着重担，壓紫了雙肩，

「總得要活下去」心裏咬着

堅強的信念。

冬姑也要早早爬上山，

拾些樹枝，檢些落葉，摘些野菜，

可以吃，又可以煮飯，

媽媽在家正日裏愁眉苦臉；

她也得上集縫縫窮，

給客人幫幫閑，

.....

就這樣弄到一些錢，

買柴米，買油鹽，

把苦生活向前推演，

把苦生活向前推演。

這真是一聲雷呀，一聲雷，

敲碎了我們的心，驚碎了胆，

英兒也叫拉去了，說是

「去救國，去剿匪。」

窮也罷，苦也罷，沒有

幸福，快樂都算罷，爲什麼

把我們的命根子也拉去啦！

這一去，定是死多，活少，

冬姑小，媽媽老，

苦生活怎麼去熬？

天呀！天呀！聽說麻二哥也拉去了，

他媽媽六十還多，

那日子要比我們更苦，更難過。

生活的鞭子呀，

生活的鞭子呀，

你搥打着我們，

搥打着每個窮人。

咬緊牙根罷，咬緊牙根——

走過這無邊的沙漠，

忍受這沒底兒的痛苦？

一九三四，於上海：

大沽口

無邊的鉛色曠野，
緊抱了茫茫大海，
波濤晝夜裏澎湃，
不時的濺上岸來。
沒有樹，沒有一莖草，
永遠聽不到一隻鳥叫，
冬天，扯過漫天沍寒，
夏日，太陽把大地炙焦。
海岸矗立起三座炮台，
鏽了的巨炮半埋在土裏，

炮檯，碑碣，塞滿砂塵，
它慘遭了炮火的浩劫，
它飽負了歷史的創痕。

「從前剛修的時候，
是多麼堅固，偉大，莊嚴，
幾千名勞苦工人，
夜以繼日的建造了十餘年；
五色旗在空中高懸，
八百鼓手奏着國樂，
大清還派來慶祝的大員。
三個炮台正扼住河口，

炮檣緊對着渤海江面，
只須少數人在此扼守，
縱敵國有萬隻軍艦，
也難進口，不能登岸。
誰曉得庚子那一年，
竟出了胆怯的賊將，
偷偷向敵人納降，
又強迫着兵士休戰。
自此這兒永遠不許駐兵，
炮台打了個七零八亂。
你看，那周圍的萬千荒塚，
都是當時犧牲的弟兄；

往日還有人燒燒香火，
現在，再無人安慰他們的英靈。
先生！這故事我們都記得清真，
你聽了也許不相信。

我是六十多歲的漁夫，
家就住在那邊漁家村，
戰事我曾經過好幾次，
對於炮台我十分關心，
因為我也是最初的建造人。
每日架了輕帆從海口來去，
過節時，我常慶祝它——灑酒三樽。

48

2-15

2